



凡尘晓遇  
专栏

## 晚安，县城

□李晓

娟子来到世间，有些意外。娟子说，她来到世间投奔父母，是来报恩的。

那年，娟子的母亲已42岁了，此前没生育过，父亲陪同母亲遍访名医治疗不孕不育症，都没效果。娟子的父亲，是一个没啥锋芒的老好人，喜欢照顾别人的情绪与感受，说话时总是顺着别人的语气，“嗯、嗯、嗯”“是啊，是啊，是啊”是父亲的口头禅。面对母亲，父亲首先放弃了：“要不，我们这辈子就不要孩子吧，嗯。”但这伤了一个女人的心，一个女人，这辈子没成为一个母亲，总是不完整的人生。母亲其实知道，父亲喜欢孩子，每当望着街巷楼院里的孩子，从父亲那怔怔的目光里，就可以看出他心里饱含的期盼。

从天津求医回到县城的那个春天，母亲突然怀孕了。县城的河流上空，飞起一群水鸟，这是报告一个家庭的喜讯。

当父亲从医院抱着襁褓里的娟子回到家里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一个面色严肃的男人照片面前：“爸爸，您当爷爷了……”黑白照片上那人，是娟子的爷爷，53岁那年就早早离世了。

娟子确实是来报恩的。从小到大，她很少让父母操心。小学到高中，一路成绩优秀，每逢开家长会，就成为班主任老师口中夸耀的学生。

娟子18岁那年夏天，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。大学毕业后，娟子进入北京一家企业工作。26岁，娟子开始恋爱，小伙子来自内蒙古，性情热烈，为人豪爽。小伙子第一次带娟子去看内蒙古的大草原，天蓝得仿佛要融

化，草原上的牛羊缓缓流动，草原星空下，娟子便把一颗心许给了小伙子。

娟子28岁那年秋天在北京结婚，房子是按揭买下的。不过这一次父亲有些急了，他给内蒙古的亲家打电话，说住的房子欠钱心里还是不踏实，我们两亲家共同想想办法吧。亲家也大度，他们就一个儿子，辛辛苦苦攒下的钱，最后不就是给儿子么。于是，两户人家筹集了200多万元，把欠下的房贷还清了。父亲给娟子打去电话，语气轻松愉快：“娟儿啊，而今爸爸在县城睡觉也踏实了，这人一辈子啊，不要欠人家的钱。”“谢谢爸爸！”娟子在电话里说，她突然觉得，在北京的灯火下，这房子墙壁里的每一块砖，都浸透着亲人的温度。

结婚后的每年春节，娟子都要带上丈夫回到内蒙古与自己老家的县城过春节。在故乡老家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，那种埋进骨子里的年味才会蹿到血液中来。后来，有了女儿，家人团坐在县城，喜悦会荡漾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。

有年春节，娟子把父母接到北京过年。父亲母亲呆呆地坐在房子里，恍惚是突然失聪了，那感觉是把两棵老树从县城硬生生移栽到了北京。正月初四，娟子就带着父母乘飞机到了省城，然后换乘高铁回了县城。回到县城的父母，仿佛两株枯萎的植物遇到了雨水，转瞬之间就枝叶青翠透亮了。

娟子同丈夫商量过，等父母老了，老得走不动了，最终还是带到北京照料，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晚年生活。

去年春节，娟子带上丈夫和女儿回到县城父母的

家，8岁的女儿甜甜地呼唤“外婆、外婆”，但母亲似乎无动于衷，毫无反应。这令娟子感到吃惊不已。

父亲平静地拿出医院做的脑电图检查片子，告诉她，母亲严重脑萎缩，患了阿尔兹海默病。“爸爸，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娟子冲着父亲大声说。“告诉你又有啥用呢，这个病也治不好的，不过我身体还不错，会把你们妈妈照顾好的。”父亲说。

面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母亲，娟子悄悄地哭了。离开县城的头天晚上，娟子扶着母亲，给她洗了一次澡。母亲松弛耷拉的皮囊，如老鼓颤动的皮。也是第一次，娟子看见母亲肚皮上有一道深如蚯蚓蠕动的疤痕，那是母亲当年剖腹产后留下的。

回到北京的芳菲四月，娟子和丈夫作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，全家人回到县城生活，照顾父母的生活。娟子明白，无论如何努力，父母不会来北京居住，父亲还说，已经做好了去养老院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打算。

娟子作出的决定，对父亲来说，无异于石破天惊。但这一次，娟子是铁了心。她说，爸爸，不要劝我了，我喜欢县城热气腾腾的生活，我喜欢与爸爸妈妈住在一起。

去年秋天，娟子辞职，与丈夫女儿回到了县城生活。而今，娟子与丈夫在县城开办了一家传媒公司。

在县城，盘根错节的关系串在一起，几乎人与人之间就是亲戚了。县城的生活，给娟子的内心带来平和宁静。在县城，可以望见地平线，还有明月与星空。

我去娟子家做客的那个傍晚，夜风清凉，娟子正在给母亲喂青菜瘦肉粥，丈夫辅导着女儿的作业。一旁，一生温良恭俭让的父亲，嘴角浮笑，慈爱地望着他在那在尘世陷入记忆沼泽里的爱妻。

我从娟子家的窗户一眼望出去，天地寂静，晚霞镀金，一群夜鸟，正从徐徐降落的天幕下飞过。

晚安，县城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## 磨剪子也戥菜刀

□张鉴

夏日午后，太阳火辣辣的。在书房看书，突然，耳朵里传来悠远的声音：“磨剪子也，戥菜刀——磨剪子也，戥菜刀——”那声音由远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“磨剪子”，平稳地滑出，“也”字拖了两拍，尾音微翘，“戥”字音浊，拖了一拍半，接着是“菜刀”

两个连着一块抛出，有着说不出的韵味。这吆喝有很多年不曾听见，此刻突然闯进耳朵，就像旧时光一下子洒在木窗上，叠影出凌乱而泛黄的一些碎片。

童年，快要过年时，总有磨刀师傅挑着担子带着吆喝，出现在乡间小路上。于是大人会叫孩子拿出家里的菜刀、砍刀、剪刀等让师傅磨一磨，过年好砍骨头砍肉。现在，这样走街串巷的匠人几乎没有了。偶尔听到的便是街上卖糯米团子和凉粉的，可他们嫌喊得太累，一般都配上重复播放器，先录好音，按键循环。我疑心这位师傅也是，因为声音非常整齐。听了两声，仿佛第二遍与第一遍那个“戥”字停顿的时间不一样，再仔细听，又是一样的。

声音越来越远，几乎到了楼下，我探出头去看，是一位瘦个子老头，身穿一身蓝色短袖布衫，有些旧，他挑着担子从巷子那边徐徐而来，悠长的吆喝声伴随着零星的金属撞击声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始终愿意他保持古时货郎的形象，担心他不是穿蓝色短袖布衫，而是一身条纹T恤怎么办？万一不是瘦瘦的样子，而是矮胖子一枚怎么办？我忍不住自个笑了。

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，关于货郎的号子声。那些货郎肩上挑着担子，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，手里有一个拨浪鼓，一边走一边摇晃，嘴里就喊着：“咚咚咚、锵锵锵……拨浪鼓，响连天……”只要他们的声音响起，一群孩子不知从哪里，一下子聚到了他的身边，欢呼雀跃，又蹦又跳。接着大人也出来了。买针买线，或者用自家的东西，换货郎挑子上的生活必需品。孩子们探着脑袋，脸上全是笑容，求着大人买一块糖，可是大人就是舍不得。货郎就说：给娃买点糖嘛。这个糖好吃得很，又香又甜，嚼劲足。好不容易缠到大人打了一点，几个孩子开开心心拿到一边吃去了。货郎又挑着他的担子，飘然而过。此刻天空中云霞灿烂，夕光点点。货郎的声音消失，整个村子也安静了下来，家家屋顶飘出淡淡炊烟。月色中，空气中隐隐约约还飘荡着货郎的号子声，似乎还有糖的香味。这应该是孩子们关于货郎最美好的记忆吧。

突然，“磨剪子也，戥——”声音突然断了。我想象，他是不是站在楼下，遇见熟人与之搭讪，或者有人正好上来询问生意，他不得不停下来与之说话。两分钟后，他竟然把刚才的话接上了“菜刀——”我忍不住再次笑了。看来这老头是个做事有头有尾的人。我侧着耳朵，听着他的号子一路下去，渐远，渐小，渐微，直到完全消失。

可是过了一阵，“磨剪子也，戥菜刀——”声音又一次响起。太阳明晃晃地撞击着玻璃，外面应该有40多℃吧？我想他这样锲而不舍

走来走去，不停地喊，生意还是不好，为什么不找个阴凉的地方歇歇呢？你想，现在这个社会，还有多少人会拿一把剪子、菜刀去磨？现在的家庭几乎不做衣服缝鞋子，大不了衣服扣子掉了缝一缝，用剪子的机会太少太少了。而菜刀磨的人也少。钝了，换一把新的就是，花不了多少钱，谁家还劳神费力等待磨刀匠路过磨一磨啊？

那次吆喝声之后，几乎整个秋天、冬天再也没有听到磨剪刀的吆喝声了，直到快过年的时候。那天，正在家打扫清洁，耳朵里突然又一次传来“磨剪子，戥菜刀”的吆喝声。灰蒙蒙的天空突然被声音拉出童年过年的色彩。

我停下来，站在阳台上，看见风雨中，一位老人挑着行头，在小区楼下慢慢走，路上行人稀少。这么冷的天，我的心突然有些难过。他的声音有节奏地传进我的耳朵。我坐不住了，走进厨房，寻了一圈。家里有一把早已没用的菜刀，我到针线盒里找到几乎不用的剪刀，一起下楼了。

“师傅，磨菜刀。”我喊住正要离开的他。老人确实有点老，六十，或者七十？他满脸沟壑纵横，黝黑的脸冻得有些僵硬，一顶黑色的呢子帽戴在头上，大约是冷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差不多只露出一双小小的眼睛。他的手上套着一双染得又黑又黄的白线手套，肩上扛着一条长凳，一头是两块磨刀石，另一头是一个小木凳，还有一只箱子。

他放下挑子，拿出磨刀石，打开箱子，里面是一堆工具：锤子、钢铲、水刷、水布等。

他跨在凳子上，像骑马。想起一句俗语：骑的日行千里的赤兔马，磨的便是青龙偃月刀。原来说的就是他们这行啊。他用手捏捏刀背，试试刀刃，然后拿出一根尺把长的铁杆，两头有横扶手，中间镶着一把戥刀，他用戥刀刮薄刀刃，刀铲戥完了，开始在磨刀石上磨。不时往刀上淋点清水。磨一会，便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一下，又眯着眼睛看看刀锋。磨完了，用一块布把刀身上的锈迹一勒，一把锈得不像样子的菜刀，瞬间变得锃亮锋利。

磨剪刀似乎要麻烦些。他先把剪刀两片合在一起磨，刀尖对齐，不快不慢地磨起来。磨好后，用布条试了试刀口，轻松自如。我曾用自己的剪刀来剪辣椒蒂，勉强可用，剪衣服吊牌有时都剪不动，现在看来，这个效果相当不错。

看着磨好的剪子与菜刀，师傅递给我。我问师傅多少钱，他说30。我给他50元。他找零。我说，没零钱就算了。他说：“那哪里成呢？规矩不能坏了。”他终是从衣服内包里找出零钱给我。这时候，楼下已经聚集了几个人。一位老奶奶感慨地说：“哎呀，我也去找菜刀来磨下，我都好久都没看见磨刀的了，以为这个行业丢了呢。”

磨刀师傅抬头搭话：“是哦是哦。现在哪个年轻人来干这行，我也是图个热闹。过年了，走街串巷一下。”

回家坐了一阵，又听见他的声音响起：“磨剪子也，戥菜刀——”吆喝声拉得老长，长到如同远去的岁月，在胡同弄堂里久久回荡……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### 快递小哥

□王明凯

举着顺丰的旗帜  
举着申通的旗帜  
举着韵达、京东和美团的旗帜  
你头戴皇冠，脚踩风火轮  
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罅隙中穿行

穿过白天的日光  
穿过夜晚的月光  
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 
穿过春夏秋冬的风和雨  
奔跑是脚步的时钟  
汗水，是行程和方向的记录仪

东家的件送到了  
西家的件送到了  
那是老人们眼巴巴的祈盼  
那是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渴望  
当一声“谢谢”传入耳际  
你挥手致意，又开始了新的一段行程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)